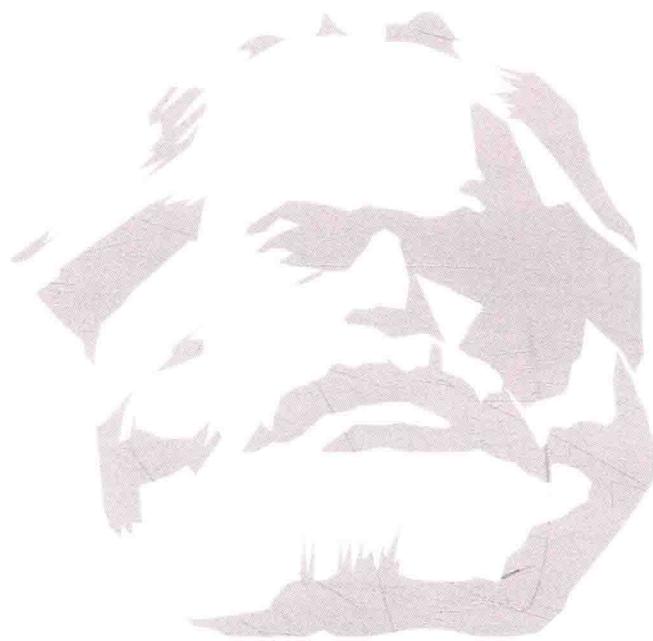


重 读 马 克 思 书 系



政治经济学的深邃目光

张开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深邃目光

张开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深邃目光/张开著.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8. 5

(重读马克思书系/何中华, 丁少伦主编)

ISBN 978 - 7 - 5488 - 3173 - 0

I. ①马… II. ①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研究 IV. ①F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6874 号

出版人 崔刚
策划人 杨峰 丁少伦
责任编辑 张雪丽
装帧设计 刘畅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编辑热线 0531 - 86131741
发行热线 0531 - 67817923 86922073
印 刷 济南新科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55 mm × 235 mm 16 开
印 张 6.25
字 数 88 千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531 - 86131736)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 6

一、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 6

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 13

第二章 作为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 / 23

一、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差别和联系 / 23

二、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 26

三、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 30

四、从暂时性方面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32

第三章 《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 35

一、创作简史 / 35

二、十大理论 / 37

第四章 《资本论》三个崭新因素 / 54

一、首次区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 / 54

二、首次提出劳动二重性理论 / 60

三、首次区分劳动和劳动力 / 66



第五章 鲁滨孙的故事 / 69

一、丹尼尔·笛福和《鲁滨孙漂流记》 / 69

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及其实现形式 / 71

第六章 三主体范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伟大变革 / 76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 76

二、市场二重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 / 83

三、三主体范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92

导 论

马克思（1818—1883），从19世纪40年代初起直到逝世，用长达40年的时间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创作，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资本论》一书。《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学术符号”，他的任何一本其他著作都无法取代《资本论》在他学术轨迹中的璀璨地位。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资本论》是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的研究的成果”^①，“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②。这两项发现，在《资本论》中得到集中体现。可以说，《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亲自整理《资本论》手稿，于1885年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41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4，第1002页。



出版了第二卷，接着整理第三卷，直到 1894 年，历经 9 年，《资本论》第三卷才得以出版。相比第二卷的编辑整理过程，恩格斯在整理第三卷时遇到了重重困难。这是因为，从手稿本身来讲，第二卷有几个手稿版本，第三卷却只有一个极不完全的初稿。正如恩格斯 1888 年致信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尔格时所讲：“第三卷花的力气比我想象的要多，有一章我必须全部重写，而另一章只有一个标题，我只得自己写。”^① 按照列宁的说法，恩格斯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② 恩格斯于 1895 年去世，编辑整理《资本论》手稿的时间长达 11 年。也可以说，三卷本《资本论》的准备、撰写和问世，足足跨越了半个世纪。

列宁在 1913 年为《启蒙》杂志撰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提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这种概括，便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是，后来苏联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一分为三”，设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学科，通常放在不同的学院，以致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之间的交流，由于学科的“不同”，而相互生疏。因此，作为一个完整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被割裂开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很少有人认真研读《资本论》；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专家，很少有人认真研读黑格尔的《逻辑学》。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资本论》甚至在一些高校的经济学院已经无法开设，要么极大削减课时量，要么没有教师能够讲授，要么将它“驱离”经济学院而放到马克思主义学院中。为什么《资本论》的理论研究队伍规模越来越小呢？从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 117 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95 页。

这门科学的研究学者，很难在市场化浪潮中“体面生活”，工作不好找、房子不好买、孩子不好养等等现实生活重负压在身上；与此同时，更多年轻人选择了容易找工作、容易赚钱的专业。这门科学，已经后继乏人、青黄不接。为什么要将它“驱离”经济学院呢？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是纯粹的经济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意识形态，这没有错，但是不完整，它还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是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西方经济学中难道没有意识形态吗？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临终前，“忠告”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科斯显然是以商品市场竞争逻辑，推演出思想市场竞争逻辑，这种观点是极其有害的。如果我们真是如此，就不会召开党的十九大，就不会进行中央政治局的历次集体学习，这些会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而理论上的认同和自觉，会转变成现实的强大物质力量。所以，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诚如习近平在《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文中所指出的：“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本质运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①

对于共产党人来讲，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③。“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

① 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②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9期。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①。然而，马克思主义却遭遇了空前的危机，整个知识的再生产过程，很难培养出合格的理论工作者。诚如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所指出的：“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②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在历史上先后出台了两部《准则》——1980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2016年《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准则》通篇没有谈及“理想信念问题”，2016年《准则》通篇都在论述“理想信念问题”。在一些党员干部中，“长期搞迷信活动”，代替了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宁可相信“风水先生”，也不来“请教马克思”。为什么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丢掉了初心？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学习经典，不是为了固守，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对《资本论》进行研读，可以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而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实践，进而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无产阶级立场、唯物史观、辩证方法，这在当代中国体现为：人民立场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唯物史观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运用辩证方法破解发展难题。

本书一共包括六章。第一章《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目的是阐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并提出了以“生产形式”来理解研究对象。第二章《作为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对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阐述。第三章《〈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概括了十大理论，阐明了《资本论》的结构。第四章《〈资本论〉三个崭新因素》，说明了马克思《资本论》超越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方面。第五章《鲁滨孙的故事》，阐明了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及其实现形式。第六章《三主体范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伟大变革》，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形成，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并提出，市场具有手段属性和生产关系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三主体范式”——政府（国家）、劳动和资本——特殊性，在实践中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动态结构，引领和驾驭市场生产关系属性。

在这里，借用习近平下面这段精彩文字，来结束本书《导论》部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①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第一章 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一、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对于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指出：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①

这是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然而，对于什么是“生产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8页。

式”，以及能否把研究对象简化为“生产关系”，国内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论。实际上，这种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是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当作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两个部分，相当于出现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然而，马克思紧接着讲“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这说明马克思所讲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两个独立的部分、两个研究对象。

这里，我们不妨借助一下英文版《资本论》的相关内容：

In this work I have to examin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corresponding to that mode. Up to the present time, their classic ground is Engl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England is used as the chief illust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y theoretical ideas. ①

这段英文说明：第一，中文版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也可以翻译成“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第二，中文版中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有“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含义。综合起来讲，《资本论》研究的是：关于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需要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显然，这种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不是悬在真空中，而是要求与之相对应的、相配套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来支撑，“资本主义生产是和它的条件同时发展的”^②，“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③，并且它会“通向一种新的

①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awrence & Wishart, 2010, p. 8. 本书行文中，援引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的部分引文时，为了便于读者加深理解马克思的独特表达，作者对照英文版，对一些关键术语、范畴补充了相关英文内容，不再逐个加脚注标记，只是在括号内标明卷次和页码。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3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289页。



生产形式 (a new form of production——引者, 英文版 3 卷 436 页)^①, 以及,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资本支配生产本身并赋予生产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独特形式 (a wholly changed and specific form——引者, 英文版 3 卷 324 页)”^②。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分析, 才可掌握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实现条件, 进而把握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 反之, 抛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考察, 就无法真正掌握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所以, 一定程度上, 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视作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实现形式; 进而推论出,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或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 “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就是说, 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 (capitalist regime——引者) 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 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 (final form of social production——引者, 英文版 1 卷 14 页), 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 它还能够是科学。”^③

马克思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文中分析商品形式时指出: “这种种形式 (such like forms——引者) 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 (the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 of a definite, historically determined mode of production, viz.,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引者) 来说, 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 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 (other forms of production——引者, 英文版 1 卷 87 页) 中去, 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 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 就立刻消失了。”^④ 需要说明的是: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 人民出版社, 2003, 第 497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 人民出版社, 2003, 第 364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16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93 页。

一、马克思是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联系起来、作为具有整体性的一个研究对象来讲的；二、在“其他生产形式”中，不存在商品拜物教。这说明，马克思在这里是把两类生产形式进行比对，从而印证了我们把《资本论》研究对象理解为“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是具有合理性的。

在分析与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马克思举例说鞋匠为在同等劳动时间内产量翻倍必须使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并指出：“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i. e., his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labour process itself——引者，英文版1卷319页），必须发生革命。”^① 并进一步指出：“对于由必要劳动转化为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the labour process in the form——引者），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绝对不够了。它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the techn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process——引者，英文版1卷320页），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② 在这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把“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相联系并视作一个整体，乃至等同起来；也就意味着，把《资本论》研究对象理解为两个独立部分是不准确的。

“诚然，政治经济学（指古典政治经济学——引者）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价值量呢？”^③ 但是，在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36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36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98页。



程的那种社会形态中，劳动和劳动量，表现为价值和价值量，这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对此，马克思指出了以斯密和李嘉图为杰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The value form of the product of labour is not only the most abstract, but is also the most universal form, taken by the product in bourgeois production, and stamps that production as a particular species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thereby gives it its special historical character. ——引者，英文版1卷91—92页）。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① 劳动产品在资产主义生产中获得价值形式，价值形式逐渐表现为商品形式、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劳动过程或生产过程，表现为具有历史过渡性、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

如果研究进程止步于作为价值形式的初级发展阶段的商品形式，未能进一步把握作为价值形式的高级发展阶段的货币形式、资本形式，就无法理解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② 例如，对于资本主义银行业的理论考察，仅仅凭借服务于简单商品经济的、抽象的、一般的货币概念，是不足以准确刻画银行业的资本主义特征的，这样来看，原有的货币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136页。

念就显得“能力不足”了。

通过确立劳动力商品概念，马克思科学论证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实现条件，作为劳动力占有者的是工人，作为货币占有者的是资本家，两者在流通领域相遇。但是，这种条件或关系的产生是历史的产物：“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a whole series of older forms of social production——引者，英文版1卷179页）灭亡的产物。”^①这里的“社会生产形态”，就是“社会生产形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

产品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都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take the form of commodities——引者），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can only happen with production of a very specific kind, capitalist production——引者，英文版1卷179—180页）。”^②如果，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这些产品也就没有变成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social production——引者，英文版1卷180页）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③。生产过程被交换价值所控制的生产形式，意味着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所以，仅仅凭借商品概念和货币概念，还不足以精确刻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19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1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197页。



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historical condition——引者，英文版1卷180页）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①。对此，马克思做出进一步解释：“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labour power——引者）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the form of a commodity——引者），因而他的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becomes wage labour——引者，英文版1卷180页）。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② 劳动力成为商品，雇佣劳动的普遍化，是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确立的基础，“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③。“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④ 所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就成为关键问题。对生产资料进一步分析，“不管劳动过程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social conditions——引者，英文版2卷164页）下进行，每一个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资料都分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是，二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引者）下才成为资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个以劳动过程的性质为基础的区别，就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新形式的区别再现出来”^⑤。在这里，劳动过程的社会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过程的性质，三者具有一致的含义：劳动过程或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

马克思指出：“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19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19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99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4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181页。